



自警言  
編

學問

修

仁



嘗讀詩之抑衛武公所以  
自警者凡十二章  
紉繹辭首及覆切至猗歟休  
哉予辛巳去國屏跡龜  
溪省愆餘暇集我

朝諸公言行越三年而  
成編名以自警言善警言飭  
予之所不能而庶幾古人萬  
一云耳書甫成市書徐  
生傳典刑錄嘉言善行

昨分品列間類予所編  
因廣教育攝養好生  
使命數門置之座右期  
無負初意云嘉定甲申  
正月望漢國趙善瑋序

自警編目錄

學問類

學問

見識

器量

朝同

操修類

正心

檢身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廉

儉約

無嗜好

謹言語

韜晦

攝養

好生

齊家類

孝友

教子孫

賑親族



居處

接物類

交際

君子小人

樂善

教育

厚德

報德不報怨

濟婚葬

出處類

出處

義命

恬退

處患難

休致

事君類上

忠義

公正

德望

得體

講讀

諫諍

事君類下

憂國

薦舉

用人

善處事

上下

使命

政事類

政事

鎮靜

信

通下情

濟人

憂民附

救荒

救弊

辯誣

獄訟

財賦

兵

制勝

拾遺

議論反覆 報應

自敬言編目錄終

自敬言編

學問類

學問

學問 見識 器量



范魯公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  
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



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  
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  
論語佐 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  
以輔 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

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沈爲宰相如  
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  
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  
稟旣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張忠定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眞宰相才也  
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旼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  
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  
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怨  
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旣別顧

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  
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  
例當謝二公有空踈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  
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  
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  
用已薨忠獻爲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  
勵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

趙君錫被召別韓魏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  
日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



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問是何殿，開延英起於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求本末。公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爲答。已而復追回，令立俟報。就

坐中疏入閣事，詳盡無遺。乃五代載入閣一段，即答所簡云：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東坡後聞此言，笑曰：軾輩將如之何。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按無他書，唯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冲見藥城先生於潁昌。藥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范正平字子夷，嘗言其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

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問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求本末。公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為答。已而復追回，令立俟報。就

學問

坐中疏入閣事，詳盡無遺。乃五代載入閣一段，即答所簡云：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東坡後聞此言，笑曰：軾輩將如之何。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按無他書，唯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冲見藥城先生於穎昌，藥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范正平字子夷，嘗言其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為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

滎陽呂公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與黃公履邢公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後徧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觀。講讀辯問。又從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倖僥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揚公國寶。邢公恕皆以公故從程氏學。而明道先生顥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

學問

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爲辭說。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虛言。不爲異行。當時學者莫能測其深淺也。家傳

范公純仁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耳。豈不在人耶。

張魏公在京師。獨與趙鼎宋齊愈胡寅爲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力。與所以

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凡為學之道。必湏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語孟中。便思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學林彙範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伊川先生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

學問

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子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人有平昔讀書而臨事不近禮義者。尹和靖曰。便是不曾讀書。人有不讀書而臨事自合禮義者。和靖曰。此所謂暗與孫吳合也。禮義人心之所同然。所以如此。  
尹和靖語錄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曾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

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張子韶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人矣。

張子韶曰。以血氣爲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甚矣。惟學問克己。轉血氣爲理義。則窮而益

堅。老而益壯矣。或曰。陳仲舉。顏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吁。可仰哉。

上蔡語錄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朱氏小學書嘉言篇。廣敬篇。援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脆。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

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矍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悒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去太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

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范文正公堯夫。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安定胡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范文正公少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脩學惟煮粟  
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乃畫爲四塊早晚取  
二塊斷蓋十數葷醃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  
此者三年出東軒筆錄

張無垢先生云。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  
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  
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二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  
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  
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  
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  
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  
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  
人。其粗行與老先生司馬溫公略同。其質朴儉素終身

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爲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

學子問

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坫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皆瞻仰。世皆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處於不幸之



列其可悲也已

或問無垢先生曰。蘇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至而怒之甚。何也。先生曰。直固可喜。不遜亦可惡。弟子於師。豈可悖慢。皆學問不進故耳。如汪聖錫自幼登上第。急忙來就我學。遂磨龍涵養。更不少露圭角。便見他不凡。不知蘇子在門牆幾年。而很氣猶未退。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孔子待子路。其理亦可推。子路每每來犯夫子。南子之見。既爲之不說。佛肸之召。又欲其不往。將正名也。則鄙之以爲

迂。將之弗擾也。則疑其或非禮。故夫子每每怒之。既譏之以無所取材。又惡之以不得其死。以門人爲臣。則謂其欺天。因率爾而對。則謂其不遜。或言其知德之鮮。或退其在於兼人。其所以怒之者。蓋亦甚矣。故子路以此遂日加提省。卒爲高第。但恐蘇子資質勝。這藥力不得耳。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

可爲淺露者之戒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叅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遂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見識

李文正公昉常期王文正公旦必爲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真宗祀汾陰，過洛，幸呂文穆公蒙正第，問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豚犬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言，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它日名

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其知人如此。

祥符末。主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

見識

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為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為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故於許公神道碑畧叙一二。龍川志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冠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

未爲相爲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文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爲南京留守。推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

三兄識

處遂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先後本末。悉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要。至爲宰輔。還政退居。略相似焉。

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隆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之。而知之衆人。未知之前者。龐丞相與正獻公二人而已。家塾記

寶元中。王忠穆公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

穆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駸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駸至定治事畢瑋謂駸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駸旣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揔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

卒駸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于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旣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駸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李文靖公沆爲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兵。或至盱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它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岱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眞宗初即位。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不

及見此。此參政它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厚遺之。海悅。逕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

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柰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

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徬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既成，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脩之則已，安用進爲？客亦莫喻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

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二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它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其事，則以其辭對；辯某事，則以其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聳伏。

祥符中，王沂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夫輿議退。」又白於執

政。及後飛蝗旱暵，公乃亟被擢用焉。沂公言行錄  
馬知節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爲是。神道碑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文正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諸公皆謝曰：「王旦遠識



非臣等所及。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歎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不可納。宜還其部。蔡文忠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元昊。故爲荅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張公。方平。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

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羗。而失久和之強虜也。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莫行矣。如此於西北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

寶元初。趙元昊反。富文忠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

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且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器。

陳忠肅公瓘。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劔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

見識

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跡。不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叙官爲所當先。忠肅公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爲詔令。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也。

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以自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而未發。繼日承政典局牒。坐聖旨俾州郡催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爲宰相。有所施爲。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迹。猶恐不免。況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張旣罷黜。

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於是。衆人服公之遠慮。而恠何鄧輩敢欺罔上下也。何執中鄧洵武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徃徃甚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

已而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爲太遽。欲獻可姑緩。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

有光矣。

熙寧二年。富弼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富公來見。坐久之。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也。張公曰。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富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熙寧間。王介甫初拜參知政事。神考方厲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

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諭

之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跡。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旣而搢紳間寢有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疑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躁進諛諂之士。悉辟召爲僚屬。日相與講議於局中。以經綸天

下爲已任始變更。祖宗之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縣監司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服。歎以爲不可及。而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唯孔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賢有所不知也。方介甫以小官至。禁從其學。行名聲暴著於天下久矣。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想其風。且曰。朝廷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所學以致

太平。及叅大政。中外相賀。而獻可獨不以爲然。衆莫不怪之。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傑出於世俗之表。何以及此。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溫公旣辭副樞之命。退居洛陽。每論當時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故獻可之先見。天下莫有知者。予嘗從學於溫公。親聞其說。懼賢者之高論遠識。遂將淪沒無傳於世。乃書蜀公之傳後。以貽樂善之君子云。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

勸老蘇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墓表辨姦畧云。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

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拾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上將召用王介甫訪於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爲承旨獨言安石言僞而辯行僞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記聞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強性很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言魏公別錄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

堅請相州陞辭曰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

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

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便退

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忱一書

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王安石

稱疾求去會拜司馬溫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

至六七曰上誠能罷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

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

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

當以它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

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

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安



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

不足聽邪？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它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謂果被流竄。遺事

王沂公在中書，得光州奏，丁謂卒，顧謂同列曰：

斯人平生多智數不可測其在海外由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陳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於是攻之愈力遺事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

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談苑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者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夷簡時

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拍斥之詞矣。

狄青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所俘脅。皆慰遣之。斂積尸爲京觀于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作奏者。公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

朝廷耶。

神道碑

狄武襄公爲范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樞密。或

告以當推狄梁公爲遠祖。武襄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梁公哉。或勸去鬚鬢間字。則曰。青雖貴。不心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廟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或云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又云。仁宗喻青使去其涅青。指其面曰。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留以視軍中。不敢奉詔。

蘇公頌之孫云。祖父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為譙縣簿。謂大人曰。尊公高明。平昔以政事稱。今豈可為一豪婦人所給。公為賢子。不可不白。但諭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大人白之。祖父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有可悔。既而此婦死。元孚大慙。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為樞密副使。呂端為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至幕中曰。鄉者

主上召君何為。準曰。議邊事爾。端曰。陛下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職。端不敢與。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為何如。曰。陛下以為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爾。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奏宰臣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盃羹。夫

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召怨讎而益堅其叛心爾。上曰。然則柰何。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大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

張忠定公詠討劉旰兵廻。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翦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

王文正公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同行。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隍周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知公遠慮不涉嫌疑之間。

伊川先生云。君子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

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為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器為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

### 器量

曹彬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榜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真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踴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悄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

自華言綱目 三十一 志中升  
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官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爲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爲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趙普在中書。呂正惠公端爲參政。趙嘗謂人曰。吾嘗

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

王沂公前罷參政。曰。往候故太尉王公。旦。王已疾困。辭弗得見。既而顧其壻范令孫。再言曰。王君介然。他日勲業德望甚大。顧余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昨以避讓會靈使領拂上意。而王君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王君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蹶躅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準在樞府。特

以聞。上以責王旦。旦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又龜山語錄云。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萊公湏勾吏人行遣。它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王太尉曰。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

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王文正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王文正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



惟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饗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論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

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且略不辯，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

歎服公寬厚不已。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  
它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  
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  
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器量闊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  
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  
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  
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  
器度耶。公和顏謝之。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

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  
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  
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知縣  
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  
忿。實有之。公曰。汝爲禁兵。旣差在彼。便有階級。安  
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略  
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  
外鎮解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  
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

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友己。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少忌之。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王沂公曾再蒞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圯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噐之損失者。完補之。如

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為代。覩之歎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狄青作真定副帥。嘗宴韓魏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踈迂。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詬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

呂文穆蒙正。不喜記入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傳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巖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跋踏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呂正獻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少時

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

或問呂滎陽公希哲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王化基爲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爲化基誓。而不及幕職。幕職怒。退召其卒。答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鄉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云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媿。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尹洙當慶曆中。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旣罷朝政。

洙亦爲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得罪死矣。洙請其事。湜曰：龍圖以銀爲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是以知龍圖當得罪死也。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銀爲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後尹洙在隨州。孫甫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辯論。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一言及劉湜。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迺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

尹洙。兄源。字子漸。與洙俱有時名。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源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名臣傳云：渙即劉滄之兄也。滄嘗訟洙文致其罪。因築水洛城事。而源乃抹雪其兄。其不私如此。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欸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

何暇也。公曰：不尔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為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韓魏公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

此，真宰相器也。

王沂公曾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娼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衛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訝，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

傅獻簡公堯俞，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掾行縣，公同邑官出迎，謁甚恭。郡守檄邑官代公治出納。

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庾中。治事不少懈。

丞相龐公籍。初登第。爲郡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禮。嘗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耻。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參。偶是日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設拜。公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爲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貲。且假貸償之。久之。鈎攷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

辨。其容物不校如此。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遜齋閑覽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



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張齊賢爲布衣時，僮有大度。孤貧落魄，嘗舍道上逆旅。有群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麤疎，恐爲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

如是者三，又取狔肩以指，分爲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眙，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涑水記聞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

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皿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恠。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

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佗。亦是識量不足也。

操修類

正心 檢身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廉  
儉約 無嗜好 謹言語 韜晦 攝養 好生

正心

楊龜山論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

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

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

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

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云。

徐仲車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

曰脩身務學爲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明其術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大夫上謁請見者無虛日先生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脩身之要則必曰以正脩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正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懣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晦庵先生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

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

其心。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

或問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無此數者。心乃正乎。伊川曰。非是要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湏是執持其志。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

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懼。生則盈。死則汨。氣變則心爲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爲之帥矣。氣反爲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爲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姜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箦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從之而蕩乎。

哉。楚武王自憑侮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爲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堂堂楚師。伐蕞爾之隨。將受兵而心蕩焉。蓋楚武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爾。平時臨敵而心不蕩焉。非真能不動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旣蕩。心安得不從之而蕩乎。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菴曰：樂則安。若早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爲慮，雖一日亦不能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之也。又云：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逐物而失身，迨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自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

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耳。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爲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sub>唯</sub>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龜山語錄

檢身

滎陽呂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  
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  
工夫點檢他人耶。

趙康靖公既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常置黃  
黑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則投一  
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暮發視之。初黑豆多  
於黃豆。漸又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  
豆無可數。人強於爲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自防  
檢。此與趙清獻公焚夜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



帝同也。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張子韶曰。子謫嶺下。居無與游。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淵明曲江萊公富鄭公韓魏公歐公溫公余襄公邵堯夫二蘇梁況之。王彥霖范淳夫鄒志全劉器之龔彥和陳瑩中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諸畫像。乃環列于夫子左右。晨朝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若市朝之撻矣。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兩句

于子舍屏風

鄒公浩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夫。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官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張子韶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尚然。況他人乎。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俱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家願語錄云。薄於脩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世皆是。使造物何以厭其欲。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已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已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已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已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有盛待制名濤者。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元城語錄

范侍郎育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以防疑謗。凡

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童蒙訓

誠實

程氏遺書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謂先生。先生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王文正公曾嘗語曰。昔揚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謝文正曰。某晚進。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

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嗚呼。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爲一代之名臣矣。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覆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于僞。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惟

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旣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至大用。

司馬溫公。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

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

神宗即位。首擢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

上曰。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

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懷中。不得已乃受。

司馬溫公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按文集。公有上龐丞相啓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於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前脩之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邪。

若苟貪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

劉敞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諫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王安石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群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嘉祐

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閣門吏賫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辭七八章乃受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矣又聞見錄一日仁宗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樸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

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為所毀詆云。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司馬溫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溫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為不仕。公以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湏臾離也。故立朝行己俯仰無媿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隲

括日之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調洛州司法參軍。時吳守禮為河北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吳一日問有人告司戶贓污如何。公對不知。吳不悅。明日閱視倉庫。召司戶者謂曰。人訴爾有贓。本來按爾。今劉司法言爾無之。姑去。於是眾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快。曰。司戶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揚子雲君子避礙通諸理。而後意方釋。然言不必信。此而後可。又道護錄云。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

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九。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

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



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殺元城者百計。皆不克。必欲致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

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為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寔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

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其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鍾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

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胡公安國之子寅被召造朝。公戒之曰。凡出身者。本吾至誠懇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議論施爲。辭受取舍。進退去就。據吾所見義理上行。勿欺也。故不可犯。至誠而不動者有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善人君子。吾信重之。不輕慢之。惡人小夫。吾憫憐之。不憎惡之。天下猶一家。如仲舉於甫節。元規於蘇峻。皆懷忿嫉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

有好惡也。故黃皓甘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馬謖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釋也。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哇吟峭塹，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又遺事云：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皆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柰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邪？

韓魏公晚與歐陽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心服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它，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

未嘗與之言及也。別錄

徐仲車先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積思六經。而喜為文詞。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安定言行錄云。了翁嘗問徐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

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明道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披抉。判然曾中。天下之事。雖

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  
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  
之厚能至是乎邢恕謂先生身益退位益卑名益  
高於天下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  
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  
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  
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  
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  
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  
哭而流涕也

朱光庭序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柰何先生曰  
當以誠意動之令令與簿不和只是私意令是邑  
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  
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